



童年烤火时光

李小菁

在冬天来临之前，我们就开始烤火了。第一次烤火，可能就是在霜降后某个早晨吧。

早起开门，冷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微微的晨光里，麦草垛上，豆秸垛上，菜地里为菠菜和蒜苗取暖的玉米秆上，都铺着厚厚的白霜。我们哈一口气，就哈出一团白雾来。没多久，太阳从山头上蹦出来，就把天空照得透亮，把大地照得蜜黄。麦草垛、豆秸垛、玉米秆上，开始丝丝缕缕冒着热气。吃早饭时，母亲把灶里燃过的火炭铲到火盆里，我们围着火盆吃洋瓷碗里的红豆玉米糊汤，从身到心都暖起来。那之后，每天早饭时便有一盆炭火了。

又是一个下午，我在依东山的小伙伴家院坝里，热热闹闹跳起皮筋。跳得热汗淋漓时，突然觉得背心一凉，扭头一看，西山头的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山那边了，场院里的太阳光缩到半山坡。极短的时间过后，阳光就像被拉紧又放松的橡皮筋，猛地缩到山顶，消失得干干净净。天地间蓦地暗下来，北风肆无忌惮卷地而起。我不得不提着竹笼，里面散落着跳皮筋之前挖的几棵野油菜，走在回家的路上。脊背上全是凉

凉的汗，竟让我在风里不由自主地打起哆嗦。还没到家，突然听到细细的噼里啪啦声，我身上就陡然一热。快跑几步，果然，厨房门一侧，闪烁起明亮的火光，飘散着蓝色的烟。“妈——”我喊着，蹦蹦跳跳跑过去。母亲就坐在火盆边，伏着身子搭柴，她的脸上跳跃着柔和的橙色光，我背上的汗好像瞬间就干了。

柴是干燥的树根和父亲做木工的边角料。橙色的火烧得很旺，几条火舌争先恐后比试高下。干柴的烟很淡，在火舌以外的黑暗里优雅地飞。我入迷地盯着火焰看，又寻找消失的蓝烟。我还使劲嗅着不同树种的树根和木柴里散发出的不同的香味。等到夜完全漆黑，夜鸟在房前屋后的山坡上寂寞地叫起来，我钻进温暖的被窝，做一个长长的暖橙色的梦……

从此以后，火盆就这样每天傍晚准时烧起来。噼里啪啦的柴声、妖烧的橙色火焰的舞姿、诱人的干燥木头的甜香味，吸引了附近的人家。大人们围火而坐窃窃私语，如果起风了，烟被吹在某个方向，烟下的人就侧着身子，与旁边的人头挨着头，嘴巴对着耳朵，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小孩子在闪烁的

橙色光里跳皮筋，皮筋绷得越来越高，需要奋力跃起才跳得进去，有时候一个恍惚间，就觉得自己跳进一个奇妙的梦的世界里了。

天气彻底冷下来时，到处都是脆脆的，白天脆脆的白阳光，脆脆的柴草，夜里脆脆的星星，脆脆的鸟叫声。还有放学时在小河里挖的冰块，被我们用脚踏在路上，也脆脆的响。学校没有取暖设施，我们都用火盆烧火取暖。火盆是用旧洋瓷碗或旧洋瓷盆做的，在边沿打四个洞，分别穿上铁丝，在顶部交叉成提手祥。住在沟里的小伙伴，即便是下雪，也会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走到我家门口喊我上学。父亲已经早早起来，烧着了小火盆，火焰高高的，把我的棉袄裤裤烤得暖暖和和。等我穿好衣服，父亲就用长棍子挑着提手祥，走在我和小伙伴前面。小伙伴们离家远，顶多带个洋瓷碗的小火盆，装着点点柴草，一路走一路捡枯枝败叶烧。只有我的火盆是洋瓷盆做的，父亲舍不得烧干柴棒，火焰跳跃着，旗帜一般猎猎作响。于是，父亲一手挑着明亮温暖的火盆，一手拉着我，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成了太阳……

到了寒假，在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的天气，母亲关紧大门，在堂屋里烧起火盆。土木结构的房屋，高高的房顶上，横梁上泛着棕黑色的油光——那是长年烟熏火燎而成。在堂屋里烧火，母亲会用平时不舍得用的劈柴，干干脆脆，一点即着。还用父亲做木工剩下的核桃木、杨木、松木块，这些木头经烧，烟少，又容易烧成结实的炭，火焰矮下去后，炭火还能暖很久。母亲这样慷慨是有原因的，明亮、安静又温暖的火边，她可以做针线活，我们可以写作业。吱吱啦啦——麻绳穿过布鞋底的声音，沙沙沙沙——我们铅笔在本子上的声音。两种声音交融在一起，连火都感觉到温馨了吧，火苗就低低的，软软的，烟也淡淡的，蓝蓝的，偶尔有火星想蹦一下，也压抑着自己，低低地落在火炭里……

很多年以后，一入冬，我就坐到了暖气房里，看不见闻不着的温暖在空气里流淌，无烟无尘。然而，我总是想起童年围坐火盆烤火的时光，想起噼里啪啦的干柴燃烧的声音，想起那些香味袅袅、蓝烟飘飘，以及言笑晏晏。人间最美的烟火气，也不过如此吧。

从西安到商洛的大巴上，我感受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秋天。

已是秦岭山里傍晚的深秋，每一道山、每一座岭、每一片植被，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倾力诉说着秋日物语。透过明净的车窗，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长时间、深地欣赏眼前的秋，沉浸在这色彩斑斓、绚烂热烈又无比静美的秦岭的秋色之中。

秦岭的深秋，是连绵不绝的“黄”。在植被茂密的山坡上，除了沉寂的绿，还蔓延着大面积斑驳陆离的“黄”，它们整片整片地连在一起，或深或浅、或明或暗、或远或近，奔放地、肆意地、毫无掩饰地绽放着，俨然一片黄色的海洋，形成一种视觉的盛宴，让人看不完、赏不够，深深地地震撼。

远处的乡村，满村尽戴黄金甲。在色彩斑斓的山坡脚下，一个个白墙灰瓦的山水院落，这些房屋高矮不一、错落有致，袅袅升起的炊烟和出入劳作的村民，是深山里最动人的烟火。这人家之中，除了门前屋后一束束金黄的野菊在风中摇曳，院门时不时闪烁着鹅黄的光芒，那是一棵棵黄灿灿的银杏树。这些银杏叶子亮丽而纯粹，一片片紧紧拥簇在一起，在夕阳的余晖中分外璀璨，仿佛在极力证明，只用一种颜色，也可以把秋天渲染到极致。这黄灿灿的叶子，不正寄寓着秦岭人家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吗？它就像一棵棵摇钱树，给白墙灰瓦的房子增添了贵气，也给大山里的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秦岭的深秋，是静美沉寂的“红”。在一些植被相对稀疏的山坡上，不时出现一簇簇低矮而密集的红。在萧瑟的秋风中，这些植被的个头没有那么大，面积没有那么大，甚至红得没有那么娇艳欲滴，而是深红、赭红，但他们依然生长着、坚守着，用零星的红点缀着深秋的群山，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头顶红盖头的新娘，安安静静地等待着，别有一番风味。

深秋时节，还有火红的柿子。深山老林，农屋院落门前，柿树上的叶子早已掉落，光秃秃的树枝上只剩下一个个红彤彤的小灯笼。湛蓝的天空、黑褐色的枝丫、红红的柿子，奇妙地组合在一起，在村落后、田野间，或密或疏、或远或近，成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有人说，柿子是秋天最后的礼物。柿子红了，秋天走了，冬天来了，岁月深了。那一挂挂红澄澄的柿子不仅诉说着对秋的依恋，也彰显着人们丰收的喜悦和火红的光景，表达着对“柿柿如意”、幸福满满的期待。

秦岭的深秋，是一幅看不够的油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童话。无论是丰沛的绿、连绵的黄、静美的红，还是耀眼的全，无一不是自然万物在礼赞季节、歌颂生命。它们即使知道过不了多久就是北风萧瑟的寒冬，也要在荒芜来临之前任性绽放。

人生不也应该这样吗？既然世间一遭，总要热烈地活一场、努力地干一场，尽情地展现一场，不留遗憾、无怨无悔，即使未来有风霜雨雪，也始终心怀希望、执着努力，在静默的绽放中期待下一个更加绚丽的春天。

秦岭深秋

张培

桥头糍粑香

何文忠

半山雪村半山云，半山入户中沟行。半碗糍粑充饥肠，半盆炭火映月明。这是2022年我在洛源工作时，中秋节写的一首打油诗。

在洛源街桥头，有商起、班车，还有售卖地方小吃、特产的摊点，这是一个人流汇聚的宝地。桥头的糍粑，是很多人停留尝鲜、解馋的地方。于我，是一直念念不忘的美味，也是早上进村入户前的“加油站”和仰望草岭看四季变换的瞭望台。

桥头有两家卖糍粑的摊贩，一家姓何，一家姓张。记得我第一次到桥头吃糍粑，走到跟前直接往板凳一坐，却迟迟没见老板踪影。隔壁糍粑摊何老板凑过来问：“她去换零钱了，你吃啥我给你弄。”在何老板的招呼下，我没挪地儿，2分钟就吃上了热乎乎的烩糍粑。

糍粑摊上，有熟客开玩笑道：“老板，手机没电了，扫不成咋办？”“莫事，我请你吃，管饱！”两句话的工夫，糍粑和筷子就递到了面前。我的邻座有上街办生活用品的老乡，有放假归来的学子，有在工地干活的外地师傅……吃相或斯文或豪爽，唇齿眉间传递着快意和满足。这般美味，是盐巴朴实的咸，是辣椒火热的香，是晨风丝丝的凉，是阳光温柔的暖，是熟人亲切的招呼，是肠胃自觉的回想。村支书告诉我，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久别重逢时在桥头吃上一碗糍粑，是最熟悉舒服的味道。的确，人们无论走到哪里，真正记住家乡的山山水水亲朋和美食不仅是因为她的名字，还有关于她的气息和韵味。

老家

朱鹰

老家是流岭褶皱里的一块大青石，是老屋前山的一棵古柳树，是老屋门楣上的“耕读传家”。

听父辈说，老家在商州区夜村街。夜村街坐落在丹江谷地，新中国成立前经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生计，祖辈就沿着甘河进了流岭，在商州、丹凤和山阳交界的马鹿坪落了地，扎了根。

外爷是一名赤脚医生，早年在马鹿坪生产队当文书。为了给体弱的母亲看病，自学成才当了队里的赤脚医生。在那个热火朝天大干快干的年代，外爷因祖上都是贫下中农“出身好”，能看好病被组织委派到照川镇卫生院当赤脚医生。听外婆说，外爷三十来岁当了院长入了党，成天背个红十字药箱在鹤岭里跑，英武得“没领了”。有一天外爷背着药箱在晏马出诊，镇上的干部捎信说家里的老人病重。出诊结束后，外爷买了一斤白糖，骑着自行车走了两天一夜山路回到家，太爷已经入殓盖棺了。

高山出鸚鵡，平原多燕子，生活在穷乡僻壤里的人们往往有着更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亲人的离世、子女的前途促使而立之年的外爷再次举家迁移。听母亲说，那时候一家六口人在亲戚的帮助下拉着两个架子车摇摇晃晃地走了一整天，口粮是仅有三升苞谷和半罐糠。

在新地方落了户，一家六口人的口粮成了生存最大的挑战。外婆白天领着几个上学的孩子开荒种地挖草药，晚上在油灯下面督促他们读书习字。外爷总是被上门的群众拽去看病，忙得一天到晚不着屋。工作之余，外爷也尝试着摸索一些土方子，用中草药免费给人治病，荞麦皮、白火石、棕树毛都能入药治病。村上有个75岁的老人患病，外爷硬是用近百服中药给看好了，不但生活能自理，还能上坡砍柴下地干活。外爷退休后，慕名寻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西安的、十堰的、西峡的、四邻八乡的都有。后来还受邀去北京参加了名医庆祝大会，现在老屋的墙上还挂着外爷在北京天安门前拍的照片。

《济世医方》和几麻袋处方是外爷留给后辈的遗产；“耕读传家”“多行善事”是外爷留给后人的家训家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新家又变成了老家。再次回到老家，甘河、韩河、马鹿坪、油匠河、火神庙，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像鼓槌一样一遍遍地敲击在心口，像一支为灵魂伴奏的歌，不由得让人想起祖辈父辈修过的路走过的路，心头一热，眼睛一湿。

老家是情感的寄托，更是家风的延续。

我在棣花的扉页上，读出莲的清香
如果再深情一些
会顺手翻到背面，触摸一座古镇的温凉
商於古道，通往战国，也可以通往唐朝
通往一个朝代的命脉
守护米粮，希望，诗句
畅通无阻
说到茶叶，丝绸，马蹄哒哒
就有唐朝的繁盛涌上丹江的浪花
似星星闪烁
棣花，不仅仅是一个词语
是秦风和楚韵丰腴的腰身

借助宋徽宗棠棣花瘦金体，抵达千年以外的繁荣
借助棣花的风水，抵达另一种高潮
宋金边城的旗帜，触摸宋金文化的碰撞
一半婉约，一半豪放

魁星楼，不仅仅是一位老人
是一个关于星星的谜
一手执笔，一手墨斗
笔尖的走向，孕育一部部巨著
诞生
文运汹涌
反哺小镇文人
从棣花走出去的人
写出的巨著是《秦腔》《古炉》《浮躁》……

打捞两粒叫棣花的文字，古镇把整个江南
挽进袖口，折叠成玲珑的小桥流水
剩下的代替了我没有写出的诗句
拱桥和廊亭对仗
烟岚与温婉押韵，一首诗站在画舫张望
流动的舟楫和史册
驶向辽阔的幸福
打开小镇册页，会发现棣花擅长比喻
比如月牙湾，比如浆水鱼鱼，比如游客如织

步入小镇，我把棣花还原为一幅画卷
温存，美丽，含蓄
如同书中压过的相思
蝶舞，蛙鸣，花鼓，互诉心曲
和如琴瑟

我看见，一条新路
举着翅膀和诗意，起点棣花
抵达繁荣

诗词里的商洛



商洛山

(总第2668期)

刊头摄影 郭国庆

棣花古镇，握在丹凤掌心的一张名片

周婷